

凡·高与高更

电流般的争执与乌托邦梦想

[美]

布拉德利·柯林斯 著
陈慧娟 译



Vincent
Gauguin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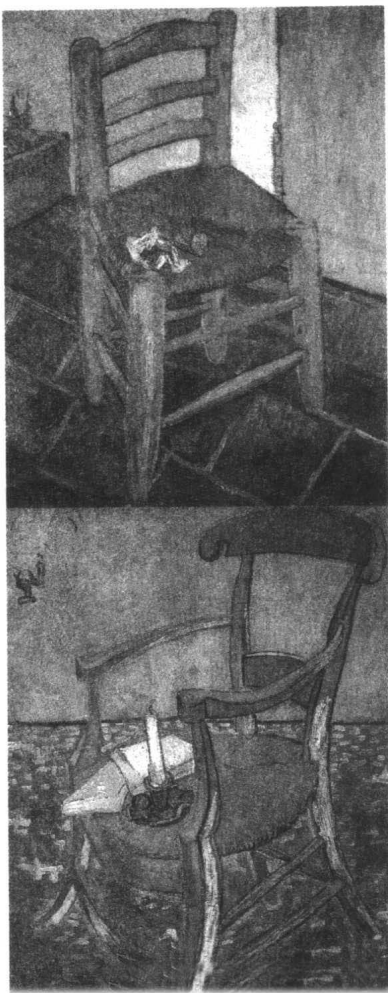
贝贝特艺术馆·新阅读

凡·高与高更

[美] 布拉德利·柯林斯 著

陈慧娟 译

电流般的争执与乌托邦梦想



Van Gogh and Gauguin
Electric Arguments and Utopian Dream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VAN GOGH AND GAUGUIN: Electric Arguments And Utopian Dreams
by Bradley Collins

Copyright © 2004 by Westview Pres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stview Press,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6-02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凡·高与高更:电流般的争执与乌托邦梦想/(美)
柯林斯著;陈慧娟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5633-6004-2

I. 凡… II. ①柯…②陈… III. ①凡高, V. (18
53 ~ 1890) - 人物研究②高更, P. (1848 ~ 1903) - 人
物研究 IV. ①K835.635.72②K835.65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945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(网址:www.gbtpress.com)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10.25 字数:180千字 插页:20

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7 000 定价: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为什么还要写一本书来探讨两位艺术史上最著名，也备受关注的人物？

虽然个别针对两位传奇的不幸艺术家编写的文献堆积如山，却少有作家专门研究凡·高(van Gogh)与高更(Gauguin)的关系。他们的合作仍有许多疑问尚未解答，包括对彼此的实质性影响，以及高更对凡·高割下耳朵应该负起多少责任等。世人难免重视阿尔时期(Arles period)这桩血腥的高潮事件，却忽略两位艺术家居住黄屋(Yellow House)之前与之后的重要互动。此外，自从20世纪中期出现大量有关凡·高及他与高更命定相遇的精神分析撰述后，艺术史家有了许多新发现。

我运用最新的学术资料，以期解释两位艺术家、他们的关系及画作时，能有更具深度且更精确的精神分析解释。若将凡·高与高更视为相反典型——父对子、恶棍对圣人、想像的支持者对真实的拥护者——是很吸引艺术史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。这种二元对立紧扣住想像，不只是因为它们有其真实性，也因为两位艺

术家在他们的文章及艺术中，早已协助建构这种二元性。我试图在凡·高与高更的两极化概念中，提出其细微的差异和虽然错综复杂，却不至于完全摧毁这种神话般的对立的关系。

这本书是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历史叙述，也是作为凡·高与高更事业交集的心理传记研究。我从多方面检视两位艺术家，包括他们的艺术品、信件及行为，以便阐明两人关系的潜意识和意识层面。我也试图在文中显示，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对日后发展有重要影响，在双方的早期经历中就已经可以预见。然而，这并非意味着我只把他们的艺术品用以佐证精神分析诠释。我也未汲汲于专门术语，或是拘泥于理论。借由探究凡·高与高更的内心世界，我违背了现代艺术史的一股强烈思潮，他们认为心理传记在与一般正统的艺术史观点为敌，尤其是这两个人。但是我不认为心理传记手法，无法与充满时代脉搏的艺术家生命及作品和平共存。

大卫·斯威特曼(David Sweetman)曾为两人写过趣味横生和探讨深入的传记，并说自己“试着尽量避免用‘可能’、‘也许’这类字眼，否则主题探讨将增加不确定性”。我无法说出同样的话，相反，我承认文中有所臆测，不只是因为纯属我个人的精神分析概念，也由于我力图重建资料模糊或不全的历史事件。我也难免偏袒凡·高。这是必然的，因为凡·高现存的信件数量，远超过高更遗留的信件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凡·高几乎每天写一封信给弟弟特奥(Theo)，他对任何事物的想法，我们几乎总是有比较多的资料可以参考。当然，这本书无法详述两位艺术

家的生平或讨论所有画作。我把重点放在凡·高与高更之间的关系上，在这方面写得很透彻，指出这段合作关系强烈地影响他们某些最重要的作品。

我对撰写这个主题感兴趣，是出于对艺术史与精神分析的双重热爱，这两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也给了我许多忠告及专家见解，尤其是兼具艺术史和临床分析事业的人士。特别感谢劳里·威尔逊(Laurie Wilson)让我在纽约大学(New York University)各个研讨班及座谈会上，探究我对凡·高与高更的想法；也要感谢玛丽·热多(Mary Gedo)，她鼓励我研究高更完整的精神分析文献。不过，我最要感谢劳里·亚当斯(Laurie Adams)专注地阅读每个章节，亦感谢编辑卡斯·坎菲尔德(Cass Canfield)对我的鼓励及宽容。

目 录

序 言 / 1

第一章 凡·高：从格鲁荣达到巴黎 / 1

第二章 高更：从利马到阿望桥 / 53

第三章 凡·高在巴黎及初遇高更 / 85

第四章 冉阿让与和尚：凡·高等待高更 / 113

第五章 电流般的争执：“乖巧的文森特”与“麻烦的高更” / 173

第六章 余波荡漾 / 249

大事记 / 298

注 释 / 301

第一章

凡·高：从格鲁荣达到巴黎

—

虽然艺术史家花了数十年时间试图揭开凡·高(Vincent van Gogh)传奇的神秘面纱,却无损他的盛名。他的作品拍卖价格持续攀升,游客大量拥入凡·高展览馆,《星夜》(*The Starry Night*)遍布宿舍和厨房的墙上。凡·高在全世界都被神化,日本观光客甚至前往欧韦(Auvers)朝圣,将亲友的骨灰洒在凡·高的墓上。究竟凡·高神话迷人的缘由何在?笔者认为它至少包含两个深层及有力的原因。基本上,在这个为艺术壮烈牺牲的故事下,隐藏的是令人满足、几近全面报复的幻想。任何感觉备受孤立或怀才不遇的人,都能认同凡·高,期待不仅获得救赎,同时也让批评者与心存怀疑的亲友蒙羞。此外,这个神话提供一个过分简化却吸引人的概念,即认为伟大的艺术并非出自特殊历史环境及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努力,而是一个疯狂、神圣的傻瓜自然流露的情感。凡·高受苦的一生与他身后享有的盛名极



图 1.1 凡·高,《凡·高的母亲安娜》,1888

为冲突矛盾,无可否认地,这仍是历史上的
一大讽刺。然而单凭检视凡·高的信件,或
是了解这位画家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环境及成
年初期,就可迅速排除他是仅具艺术天赋的
傻瓜的想法。

凡·高精神失常及孤独凄凉的形象是如
此强烈,在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皆有迹可
寻。但是如果凡·高20岁时去世,没有人会
认为他失败或有精神疾病。相反,亲近他的
人将缅怀他是能干而孝顺的儿子,在经营艺

术品交易的家族中有光明的前途。事实上,他即将超越父亲的
成就,不负凡·高世家之名。

凡·高家族是古老、显赫的荷兰(Dutch)世家,血脉可追溯
至16世纪的荷兰(Holland)。凡·高的五位叔伯父中,有一人位
及海军中将,另外有三人是相当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。凡·高
的祖父也叫作文森特(Vincent),是博学多闻的新教牧师,地位
同样显赫。相比之下,凡·高之父特奥多鲁斯(Theodorus)成就
平平,算是家族的例外。虽然特奥多鲁斯是文森特祖父六个儿
子中唯一追随其脚步担任牧师的人,但是他却无法胜任讲道
的工作,仅在地方教会谋得一个普通职位。因此特奥多鲁斯与新
婚妻子安娜(Anna)(图1.1)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小城镇格鲁荣达
(Groot Zundert)定居,数年后生下文森特·凡·高。

除了五个弟妹的出生(6岁时已经有了三个弟妹,14岁时增

加到五个)，以及就读过两所寄宿学校外，凡·高的童年可说平凡无奇。在格鲁荣达，他经常漫步于布拉班特区(Brabant)乡间，发展出对动植物自然主义者的爱好。在两所寄宿学校里，他的成绩名列前茅，为日后精湛的法文和英文打下基础。16岁时，父母将他送往伯父文森特(又称桑伯父[Uncle Cent])位于海牙的画廊当学徒，不过这绝非万不得已而动用亲戚关系。桑伯父将一间美术用品店改造成颇负盛名的画廊，同时成为欧洲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公司之一“古比尔”(Goupil)的资深合伙人。凡·高在古比尔公司海牙分部工作，有绝佳的晋升机会。膝下犹虚的桑伯父对他视如己出，安排他成为古比尔最年轻的员工，而这正是考验凡·高能力的机会。

凡·高的职务从后方办公室的文书记录、信件处理，进展到协助与客户交涉。这个时期的凡·高拥有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“社会适应良好”的形象。然而这是他生命此一阶段的真相。这名后来以怪异行径吓坏年轻女孩的男人，当时穿着得宜，利用他对艺术的热忱吸引顾客。凡·高同时讨好当地海牙画派(The Hague School)的艺术家，赢得同事的敬重。虽然身为桑伯父的侄儿，受到保护一路走来平顺，凡·高在古比尔公司的确专心致志且有效率。他的上司特斯特格(Tersteeg)曾在写给凡·高家的信里称赞他。凡·高在海牙待了四年后，荣升伦敦分部的一员。

20岁的凡·高定居伦敦时，已对欧洲艺术了若指掌。因为他不仅看过古比尔公司库藏的当代画作，而且还走访了海牙、阿姆斯特丹与布鲁塞尔的博物馆，彻底沉浸在北方艺术的黄金

时期。此外，他在前往伦敦途中于巴黎稍作停留，饱览古比尔公司在巴黎三所分部的收藏品，同时还欣赏了罗浮宫(Louvre)展览。伦敦的博物馆收藏及展览只是加深他与画作的接触。当然，他热中的不仅是原版绘画和素描。他在工作中看过成千上万幅复制品。古比尔公司主要销售雕刻及摄影复制品(其实凡·高负责的是海牙分部的摄影作品销售)。凡·高从未去过意大利，算是他视觉学习的少数缺憾之一。他对文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艺术，还贪婪地阅读荷兰文、法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写成的小说、诗文与历史书籍。在伦敦待了数月后，他的信里已开始引述济慈(Keats)的话。凡·高的“原始质朴”到此告一段落。日后他外表和艺术作品所含的不成熟，都以一种极度世故的感性作为掩饰。

凡·高在伦敦的第一年，心情从欢欣鼓舞骤然跌落谷底。伦敦的一切令他振奋，工作让他忙碌；最重要的是，他坠入情网。凡·高倾慕房东太太的女儿欧仁妮·卢瓦耶(Eugénie Loyer)。他的爱恋默默滋生数月，竟莫名地以为欧仁妮也回报了他的热情。这种不理性的想法与日俱增，当他终于开口向欧仁妮表白时，便省略追求过程，直接求婚。震惊的欧仁妮不仅断然拒绝他的求婚，还透露她已和先前的房客私订终身。欧仁妮的反应令凡·高完全失控。他在古比尔公司工作时心烦意乱，为了平抚深深的沮丧，他只好从宗教热情与《圣经》研读中寻求慰藉。接下来的一年半里，桑伯父与其他合伙人将凡·高来回调动于古比尔巴黎分部与伦敦分部，企图让他脱离沮丧。但是一切枉然，古

比尔公司终于在1876年1月解雇他。从此以后，凡·高再也无法胜任传统职业，而且一直是家族之耻。

为何失恋对凡·高具有如此大的毁灭性？为何他无法像其他年轻男孩一样挥别阴霾？从精神分析角度看，答案毫无疑问存在于凡·高的童年。他幼年时面对过一项惊人的事实：凡·高出生前一年的同一天，母亲生下死产的长子文森特。头胎孩子死亡对任何母亲都是沉重的打击，但是这种丧子之痛对晚婚、渴望生儿育女却年届33岁的安娜来说格外难受。正式祭悼一直延伸到凡·高出生后，而且不仅仅是拘泥于形式。凡·高发现自己有个悲伤憔悴的母亲，无法全心全意照顾他。更糟的是，在他两岁时，这份母爱又移转到妹妹安娜身上，4岁时换成弟弟特奥(Theo)。幼年关键时期面临这一连串失望，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沮丧的深渊。欧仁妮的拒绝则为深渊开启了出口。

凡·高的潜意识内，根深蒂固地存有一个“得不到的母亲”，而他一成不变地爱慕同一类型女性，更验证了这种心理。的确，很难找到比这个案例更坚持的“重复强制”(repetition compulsion，意指回复创伤或痛苦情境的强制冲动)。凡·高执著于许多无法爱他的女性，欧仁妮只是第一人。欧仁妮幼年丧父，通过与房客私订终身填补她的失落。一张残留的照片显示，严肃而难以亲近的欧仁妮替代了曾经冷漠的安娜。失去丈夫与襁褓中的儿子的基·福斯-斯特利克(Kee Vos-Stricker)则继欧仁妮之后，成为凡·高下一个得不到的爱恋对象。即使在凡·高迷恋欧仁妮初期，他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个挥之不去的哀伤女

人影像。他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儒勒·米什莱(Jules Michelet)¹，曾经描述罗浮宫一幅穿着黑色丧服的女性肖像，这幅画后来归诸菲利普·德·向班尼(Philippe de Champaigne)²名下。凡·高根据此肖像制作的版画挂在墙上，同时于写给海牙友人的一封信中，引述米什莱的文句：

虏获我的心，如此趁人不备、直接坦率、充满机智却干净利落，无须用狡诈来摆脱世俗的诡谲。这个女人长存我心30年，不断折回，迫使我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发生了什么事？她懂得快乐吗？她如何克服世间的困境？”⁽¹⁾

如果检视这幅肖像，画中端坐的女性看起来非常不像20岁男人会爱慕的对象。她显得冷峻，已届中年，长相平庸。凡·高迷恋哀伤女人的源头来自母亲，这是一项强有力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。米什莱描述一个女性身影“长存我心……不断折回”，则显著反映凡·高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哀伤安娜。

追究凡·高爱上欧仁妮的根源，以及他童年经历的一连串挫折，我们看到他早年试图步上正轨的努力。凡·高开始追随

1. 1798—1874，法国史学家，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东西宗教史及精神史。(本书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)

2. 1602—1674，出生于佛兰德斯，后加入法国籍，为巴洛克风格的画家。主要创作宗教画、寓意画、风俗画、肖像画等。作品以明快的色彩、朴实的构图和纪念性的人物形象为特征。其肖像画风格成为之后“豪奢肖像画”的滥觞。

父亲的宗教虔诚，似乎把对冷漠母亲强烈的矛盾情绪，转化为对父爱的渴望。凡·高写给弟弟特奥的信中，显露了这份宗教狂热与日俱增的动力。先是在求婚被拒后数月，信中不时引述《圣经·新约》的文句，然后三度劝诫特奥毁掉书籍，只许阅读《圣经》，这显然是信仰《圣经》时期凡·高的自我放逐历程。他愈来愈投入，在遭古比尔公司解雇将近一年后，他写了一封数页的长信，冷酷无情且杂乱无章地引述《圣经》训言，并倾诉信仰。这与凡·高平日信中的开朗乐观、描述画作与风景、关怀弟弟和家人的作风大相径庭，必然令特奥感到不安。

凡·高离开古比尔公司后的第二份工作，让他的狂热信仰有了出口。卫理公会(Methodist)牧师托马斯·斯莱德-琼斯(Thomas Slade-Jones)聘用他为助理，并让他担任艾斯沃(Isleworth)主日学讲师。琼斯鼓励凡·高传播福音，甚至替他安排在里士满(Richmond)的卫斯理(Wesleyan)教堂首度传道。凡·高将传道内容抄写给特奥，其中统合他诸多考量，让人有意无意窥见他的心灵。他先引述《诗篇119》(Psalm 119)的文字：“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”(I am a stranger on the earth)。⁽²⁾这节阐述一名旅行者穿越迢迢人间路的传道主题，同时表达了凡·高与前同事和友人格格不入的感受。他在结尾详细描述关于“一幅很美的画”的记忆，不过看来更像幻想。那是一幅颇具寓意的画，画中朝圣者向“一名令人联想起圣保罗(St. Paul)所说‘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’黑衣女人或人物”，探询生命之旅的知识。此处，凡·高不仅将最爱的宗教与艺术结合，还呈现内心世界最强大的两股势力——

哀伤女人的身影及“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”(这句话在凡·高此一时期的信件中反复出现达数十次)态度。影像与文句当然是交织而成。代表他那悲伤母亲的“黑衣女士”，创造出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神情，一如凡·高必须不时以疯狂的行为表达他的忧郁沮丧。

凡·高的宗教态度显示出他对父亲的爱，有些仅具意象，有些明确。在前述写给特奥的信中，凡·高如痴如狂，文句似由圣灵所启，自然奔泻而下，他忆起父亲到寄宿学校探望他的情形：

我站在操场一角，有人走过来说一个男人找我；我知道那人是谁，不一会儿，我就倒在父的脖子上。我感受到的岂不是“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，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、父”？那一刻我们两人都感受到我们有个天堂之父，因为父亲也仰首凝望，他心中有个比我心中更大的声音呼喊着：“阿爸、父。”⁽³⁾

这段文字是凡·高几乎无法区别“父亲”与“天父”的最佳例证之一。信中伴随这种顺服虔诚的是将父亲特奥多鲁斯彻底理想化，以及认同他的召唤。凡·高的父亲“比海更美好”，而且“以更高尚的生活与情操的片断及人生历程丰富我们的生命”。⁽⁴⁾他的讲道内容“很美好”，与他共度一天“很光荣”。⁽⁵⁾特奥多鲁斯甚至与凡·高心目中的伟人并驾齐驱，包括儒勒·布雷顿(Jules Breton)、米勒(Millet)和伦勃朗(Rembrandt)。凡·高

写道，这些艺术家与特奥多鲁斯类似，但他“认为父更伟大”。⁽⁶⁾ 隶属荷兰归正教会(Dutch Reformed Church)温和派的特奥多鲁斯，对凡·高的宗教狂热担心多于鼓励，这使得凡·高的虔诚态度更显突兀。凡·高对父亲的美化似乎丝毫没受到特奥多鲁斯的实际成就、宗教观点及其对待他的方式影响。这种极度理想化的能力，日后将一再重现于他与安东·毛沃(Anton Mauve)和高更(Paul Gauguin)等具有父亲形象的友人的关系中(这种态度的背面，则存在着愤怒的反抗与谴责)。

凡·高的宗教狂热伴随着自我否定的激烈怪异行径，也为这些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化解释。他衣衫褴褛、头发蓬乱，因变瘦和睡眠不足而虚弱无力，吓坏了家族成员。和他在多尔德(Dordrecht)公寓租房的一名房客提到，晚餐时刻，凡·高“念着冗长的祈祷文，像个忏悔的修道士般进食，例如他不吃肉和肉汁等”。⁽⁷⁾ 凡·高的拉丁文与希腊文老师门德斯·达科斯塔(Mendes da Costa)的报告显示，凡·高已远远凌驾于不成熟的超脱尘俗境界，完全进入受虐狂的领域：

每当凡·高觉得自己的思想偏离正轨，他就会带一根短棍上床，用它重击自己的背部。当他深信自己毫无在床上入眠的荣幸时，会半夜偷偷溜出屋外，等回来时发现门已上了双重锁，只好被迫躺在小木屋的地板上，没有床或毛毯。他尤其喜欢在冬天这么做，因为如此的惩罚……可能更严厉。⁽⁸⁾

凡·高这种为修行而自虐的行为在波里纳日(Borinage)历时更长。他在这里施舍出金钱、衣服和床，沾满一身黑色煤灰，并迁出公寓，搬进矿工的陋室居住。

奇怪的是，这个时期的凡·高极度虔诚与自我牺牲，却也同样不负责任与挑战权威。虽然在写给特奥的信中，他称“责任净化且统合一切”⁽⁹⁾，却于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换了四份工作。离开古比尔公司后，他放弃在拉姆斯盖特(Ramsgate)一个短暂的教书职务，返乡过圣诞节后没回到艾斯沃见琼斯牧师，书店店员的工作也只做了数月就遭解雇。他的宗教沉迷似乎超越任何考量，并成为他始终拒绝安分工作的借口。凡·高以宗教虔诚作为反抗的掩护手段，最佳例子也许就是家人发现他在多尔德的布鲁塞和范布拉姆书店(Blussé & Van Braam)工作的态度。他原本应该在办公桌处理指派的任务，却在笔记本上偷偷将《圣经》翻译成法文、英文、德文与荷兰古文。这只是他众多或隐或显的挑衅行为之一例。其他例如：他选在古比尔公司最忙碌的假期时节回家省亲，加速了被公司开除的结局的到来；虽然他拥有极佳的语言天分，却不肯学习进入神学院必备的希腊文与拉丁文；在比利时的福音传道学校中，他不仅嘲讽老师，还揍了一名嘲笑他的同学。

遭多尔德的书店解雇后，凡·高的失败接踵而至。特奥多鲁斯安排凡·高准备神学院入学考试，这原本是一个荣耀的机会。他终于可以寻求自己选择的事业，效法圣洁的父亲从事神职。他甚至可以前几年因为专注聆听真正召唤所导致的失望